

證道歌之一

永嘉玄覺大師

前言：《證道歌》傳言為永嘉玄覺大師所作，我不以為然。何以故？一、永嘉玄覺大師精習天台止觀法門，非學頓悟法門也。

或問：於《六祖壇經》中，不是有「一宿覺」的故事嗎？

答言：就算「一宿覺」的傳說，真有其事；也不能證明永嘉玄覺大師就是學頓悟法門的。

二、其所作《永嘉禪宗集註》與《證道歌》的風格，何止天淵之別？

三、歌中所說頓漸之爭，及禪宗傳承和曹溪等用語，都非永嘉在世時即可預示也。

故為文時，當是在神會「滑台大會」之後才有可能。

有人說：《證道歌》很可能就是神會作的。

而我以為：因前後風格·證量不同故，作者也未必是同一個人，於一時間內所寫的。

君不見，絕學無為閒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；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花即法身。

君不見：如李白的「將進酒」，開首即曰：君不見，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。黃河之水天上來，當然是：有人見，有人不見。

故君不見，當是「君見否？」之意。即諸位知否之意！

絕學：在原始佛教中，待證得阿羅漢果，才稱為「無學」。而不是一開始，就不用學的。何以「無學」呢？所作已辦故。

如世間人，常說「學以致用」。為所作已辦故，無所用為，故不用再學也。當然這是就自度而言。

無為：心無罣礙，隨緣應化。故既非有為，也非無為。

閒道人：道者本閒，何以故？道者，性也。性乃無所不是，無所不在；不取不捨，無去無來。這從中觀來說，或從真如來釋，都很容易的。

以證道故，心閒自不在也。志爲「人間剩閒」。

不除妄想：非有念，即是妄想。如正見、正思惟、正念等。

想者，心上有相。既性相本相輔相成；故非有相，即是妄也。

何以成妄？爲無明我見所主導故，才成爲妄。

這也就是妄想，乃有第六識的妄想及第七識的妄想。

而一般人修定，雖盡力剷除第六識的妄想；卻對第七識的妄想不知不覺。

事實上，第六識的妄想只是枝末，第七識的妄想才是根本。

以根本不除故，春風吹又生；雖盡力剷除第六識的妄想，仍除不盡也。

就算證得「無想定」，「非非想定」，仍是除不盡爾！

所以真欲除妄想者，當從第七識下手。

待第七識的妄想已消盡者，則第六識的妄想即必漸枯竭矣！

或者亦可說：則第六識的妄想，即必轉成正思惟、正念矣！

其次，雖爲第六識的妄想，乃還是真心所示現，故不必消除剷盡。

公案

僧問：「家貧遭劫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能盡底去。」曰：「為甚麼不能盡底去？」師曰：「賊是家親。」曰：「既是家親，為甚麼翻成家賊？」師曰：「內既無應，外不能為。」曰：「忽然捉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內外絕消息。」…

家貧者，福德不足，善根不具。

遭劫者，妄想多，煩惱重。

不能盡底去：不可能變成一闍提。

賊是家親：妄想·煩惱也是真如心所示現故。

內既無應，外不能爲：因爲有無明我見，心相才會變成妄想。

內外絕消息：內外一體，同體大悲也。

故從唯識來看，修行到最後，乃是「轉識成智」也；而非滅除一切心念也。

不求真：真者，有真理和真相。

真理者，性也。學禪者，乃先求見性，非不求也。

至於真相，以一切相皆隨緣示現如夢如幻，無真相故不求也。

無明實性即佛性：關於無明，我們有三種層次的說明：

- 一· 眾生以不明理事故，而稱爲無明。以無明故，而有煩惱生死。
- 二· 若明理事者，理乃無常性·無我性·空性爾！於是乎，既如此能有一客觀實有的對象，可明嗎？非也。故曰：實相無相，無相實相。
- 三· 眾生以執「能所」故，自謂能明。若已證得「能所雙泯」，則既無所明的對象，亦無能明之根識也。
- 四· 若已證得「能所雙泯」，則對應於「見佛性」也。見佛性，現真如心；則能成就法身也。

幻化空花即法身：以法爲身，故曰法身。法者，何也？一切隨緣示現的相用，皆是法也。

以隨緣示現故，即如幻化，亦如空華。

有些說是「幻化空身即法身」，以空身較狹隘，不如空花來得廣泛也。

法身覺了無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；五陰浮雲空去來，三毒水泡虛出沒。

法身覺了無一物：何以無一物？法法相涉相入，而無單獨存在的個體也。

本源自性天真佛：因消除我見，而得與法界復合無礙；此則爲諸法的本源。自性，非與他性對立，而是本來存在的性；即常謂的法爾如此也。

天真佛：不待造作，渾然天成也。

五陰浮雲空去來：於是，不管是觀自己的五陰，或眾生的五陰，皆像浮雲般地在虛空中來來去去。空，即可說是虛空。亦可說是不關心爾！

三毒水泡虛出沒：三毒，即貪瞋痴。此三毒，對當事人而言，那可能像水泡般地縹渺呢？痴者，我見、我慢，橫梗如山。瞋者，如烈火延燒，寸草不留。貪者，如洪水泛濫，沈溺不起。

然對證道的旁觀者而言，卻是見怪不怪，那有什麼新鮮事呢？

所以「空去來」與「虛出沒」，都是就證道的旁觀者而言。八風不動，超然物外。

證實相無人法，剎那滅卻阿鼻業；若將妄語誑眾生，自招拔舌塵沙劫。

證實相無人法：本無任何相，可稱之為「實相」。乃勉強說是：證實性，無人法。

這就悟境而言，有所謂小悟·大悟與徹悟的差別。小悟雖見性，業障習氣仍梗梗橫在。大悟，見性時業障習氣已淡薄了！至於徹悟者，業障習氣才已消盡矣！

剎那滅卻阿鼻業：於是若說能「剎那滅卻阿鼻業」者，當是指徹悟者而言。

但是我們也可反過來說：若業很重，不要說徹悟不可能；連小悟也很困難。更不必說有阿鼻業者，那可能徹悟呢？

若將妄語誑眾生，自招拔舌塵沙劫：於是就上述而言，既不可說它是錯的。何以故？既無阿鼻業，即無不消的困境。也無法證明它是對的，何以故？非已兌現，剎那滅卻阿鼻業也。

頓覺了如來禪，六度萬行體中圓；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

在中國，常將禪法分為「祖師禪」與「如來禪」。

或問：那個高明呢？當然是「如來禪」高明。何以故？定慧等持，幾近於解脫。

何以中國禪宗，卻特別重視「祖師禪」呢？

能先見性，在修行上，既可不可轉，又可事半功倍也。

以祖師禪，先求見性開悟；然後再悟後啓修，待修至圓滿時，才是如來禪也。

頓覺了如來禪：何以於頓悟時，即能證得如來禪？

答云：此非小悟·大悟，而是徹悟也。

從歷史上看，一悟即徹底，唯釋迦佛而已！

夢裡明明有六趣：對未覺悟者而言，六道輪迴是昭昭朗朗，想避也避不了的。

覺後空空無大千：空空者，爲心不著相爾！

無罪福無損益，寂滅性中莫問覓；比來塵鏡未曾磨，今日分明須剖析：

無罪福無損益：罪福·損益，於世間因果上，不能謂無。

寂滅性中莫問覓：然已覺悟者，唯依法而行；而不必過度計較罪福·損益也。

比來塵鏡未曾磨：比來，從無始以來。塵鏡：心如鏡子，而被塵埃所覆，故光明不能顯了。

眾生雖無明，只是不得「見性」，而非不曾「見相」；故以鏡子被塵埃所覆，而不能顯了的比喻，是有瑕疵的。

然以不得「見性」故，雖見相，相乃：1.扭曲變形，2.局限狹隘。

扭曲變形者，雜染於貪瞋慢疑；局限狹隘者，被我、我所局限也。

未曾磨：不逢善知識故，依然故我。

今日分明須剖析：今日以皈依三寶，親近善知識故，得將心鏡修治得清楚明了。

云何明了？既非扭曲變形，亦非局限狹隘。而是廣大無邊，如實映現也。

須剖析：以下再仔細論究解析。

誰無念誰無生，若實無生無不生；喚取機關木人問，求佛施功早晚成。

誰無念誰無生：這意思是，誰都是無念，也誰都是無生。

從表面上看，眾生妄想紛飛，從未暫停，怎可能「無念」呢？

但從本質上觀，其終究是「無念」爾！何以故？雖念，而無心體也。

心，就性相體用來分析：性，是昭昭長存的。相用，是隨緣示現的。至於體者，未曾有也。

很多人皆錯以為：體是不變的，而相用則隨緣示現。

如有體，且是不變的；則相用，如何能隨緣示現呢？

既相用能隨緣示現，此即明示「無有不變之體」。

因此俗謂的「體」，乃勉強說是「總相」爾！

於是乎，既別相會隨緣而變；總相云何能不隨緣起幻化呢？

同理，就眾生的生命而言，也本質上是無我、無自性者。故謂之「無生」也。

若實無生無不生：於是以無自體，無自性故；相用能隨緣示現，層出不窮。

如《中觀》所謂：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

喚取機關木人問：故此無念·無生，還是能活活潑潑地待人應物、修學善法。而非如頑石般地不靈，非如機關木人般地被動。

求佛施功早晚成：早晚成，是永不成就之意。如錯解無念、無生，而墮落斷見·惡取空見，則欲其修行成佛，唯永不成爾！

放四大莫把捉，寂滅性中隨飲啄；諸行無常一切空，即是如來大圓覺。

放四大莫把捉：對由四大和合的色身，不用太貪著。

寂滅性中隨飲啄：隨飲啄，不只是：有什麼，吃什麼。而且是：若無者，即不必吃也。

或問：不擔心會餓死嗎？

答云：既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」；現不只是聞道而已，且又證道了，那有可擔心的呢？

能活久些，是眾生的福報；也與我不相干。

諸行無常一切空，即是如來大圓覺：大圓覺者，性相圓融，理事無礙。故能於諸行無常當下，即成就其智慧、解脫與慈悲也。

決定說表真乘，有人不肯任情徵；直截根源佛所印，摘葉尋枝我不能。

表真乘：乘者，到彼岸也。能真到彼岸之道法。

決定說：如《法華經》謂「正直捨方便」。

有人不肯：一般眾生就算學佛修法，還都只樂於方便道，而非正直道。何以故？方便道者，順習。正直道者，逆習。

不肯者，不首肯，不接納也。其實，何只有人不肯，而是大部分人都不肯也。

任情徵：徵是徵詢·問難，甚至刁難也。情是指情結。如有不肯，則任你怎麼徵詢·問難，我都無所畏。

直截根源佛所印：因為正直道者，都是從截斷無明的根本而啓修的。

摘葉尋枝我不能：而非在枝末小節上揣摩修治。

摩尼珠人不識，如來藏裡親收得；六般神用空不空，一顆圓光色非色。

摩尼珠人不識：摩尼珠，又稱為如意珠；能現一切寶也。真心能現一切境相，故喻為摩尼珠也。

如來藏裡親收得：這珠就在當下，因眾生一切見聞覺知、受想行識，無非是真心的妙用。甚至造業多端，淪落三途，亦是真心的妙用。

為何人不識呢？因為真心是性而非相，而凡夫皆只著相而未見性也。

六般神用空不空：若悟得真心，即能於六根門頭，起神通妙用。空不空者，雖有境相而不可執也。

一顆圓光色非色：一顆圓光，指真心境界，光明遍照，無所不至。色非色，真心非物外有心，亦非心外有物，而是心物一體，能所雙泯。

以心物一體，能所雙泯故，而能光明遍照，無所不至。

淨五眼得五力，唯證乃知難可測；鏡裡看形見不難，水中捉月爭拈得。

淨五眼：五眼者，乃肉眼·天眼·法眼·慧眼及佛眼。

何以謂聲聞乘者，唯得法眼；菩薩乘者，才得慧眼？

法眼是根本智，即見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之性。慧眼是後得智，從差別相中而成度生之方便。

得五力：五力者，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也。此信，是指證信而非仰信爾！

唯證乃知難可測：一般凡夫的思考方式，不外「增上心」。然參禪者，得逆向思考。修行者，得反其道行之。故其最後會有什麼心態？能證什麼境界？卻非凡俗所能預測也。

鏡裡看形見不難：心譬如鏡，故於心中顯現各式妄想、境相，是很容易的。見相容易，見性難。

水中捉月爭拈得：在佛經中，常以空華水月，比喻一切相是無常幻化的。

以無常幻化故，雖力爭而不可得。

其次，也有些經典是以「月之清涼」，比喻涅槃境界。

然月雖清涼，既天上的月不可得，也水中的月不可得。

那怎麼辦呢？心靜自然涼，即得矣！

故安於當下，心無所求；即得清涼月也。

常獨行常獨步，達者同遊涅槃路；調古神清風自高，貌卒骨剛人不顧。

常獨行常獨步：一般人都是怕孤單寂寞的，故時時要有伴，處處得有伴。不只爬山會找伴，逛街得找伴，甚至看病也得找伴。

故有人常問我：「你常獨住在山上，會不會感到孤單寂寞呢？」

而我的回答竟是：「其實，在都會區，在人群中，更孤單寂寞！」為什麼呢？人多·事煩·心不平。

所謂「不平則鳴」，於是以心不平故，得更找人共鳴！

若找不到對應的人來共鳴，只更孤單寂寞也。

所以竟是都會區人寂寞？還是鄉下人、住山人更寂寞呢？

事實上，是都會區人更寂寞。何以故？既人多·事煩·心不平，又找不到人共鳴。

尤其在當今多元化的社會中，三百六十行，隔行如隔山，怎麼不寂寞呢？

然對一個證道者而言，既心無不平，即不須找人共鳴；因此永遠不會有孤單寂寞的感覺。

有人說「自古聖賢皆寂寞」。我說「既感寂寞，即非聖賢。」

因此常獨行常獨步，不是指外相上的落單，而是指心境上的沈寂。

因為獨行無侶與眷屬圍繞，對證道者的心境而言，乃無不同。

達者同遊涅槃路：故能達於「心常平」者，即幾近遊於涅槃路矣！

調古神清風自高：如所謂，人到無求品自高也。

貌卒骨剛人不顧：貌卒，外形木訥，似不善於應對。骨剛，無慾則剛。人不顧，不討好人。

就算說法度眾，也常落於「庭前三尺草」的窘況。何以故？正直捨方便，人都不來聽！

不聽，是你福德善根不足，又關我何事！

窮釋子口稱貧，實是身貧道不貧；貧則身常披縷褐，道即心藏無價珍。

窮釋子口稱貧：釋子何以自稱為「貧道」呢？實是身貧道不貧。

貧則身常披縷褐：縷褐，殆是指粗俗質劣的布料。袈裟，本意是指壞色衣。故身常穿著壞色質劣的衣服。

其實，貧富與衣飾，未必有正比的關係。

尤其袈裟，這當世最名牌的衣服，還不是一般有錢人，即能穿得起的。

再說到飲食，不管是南傳佛教的托鉢乞食，還是北傳佛教的過堂進食。

既不能說多好，也不至於太差。終不過是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」也。
所以我不認為：窮釋子口稱貧，實是身貧道不貧。至少身是不貧的。否則，直嚷著身貧，意思是要居士再多供養一些嗎？

如果是身貧，就直稱為「貧身」就好，何必奢言「貧道」呢？

故我乃曰：既自稱為「貧道」，實是道貧而非身貧。

爲什麼是道貧呢？以貧爲道也。

何以古來常說「禪法貧，密法富」呢？

貧者，捨也。禪法，一切盡捨，才能入禪。捨者，亦即是我所說的「內銷」也。

世間人最窮，能窮到什麼地步？窮到只剩下一條命。

而修禪人，更能窮到連「命」都快消盡了。

何以連「命」都快消盡了呢？以證得「無我」故。無我，即無命。

所以爲「以貧爲道」故，而自稱為「貧道」。

當貧到連「命」都全消盡了，即能證得「真如心」。

道即心藏無價珍：以證得「真如心」故，心藏無價珍。

無價珍用無盡，利物應時終不吝；三身四智體中圓，八解六通心地印。

三身、四智、六通、八解，都是名相，也都是果地風光。

在此，我不詳細解釋。何以故？以貧爲道故。

說得愈多，豈非愈執著呢？